

928
7
28

攻
媿
集

二
八



攻媿集卷一百三

宋

樓

鑰

撰

誌銘

高端叔墓誌銘

余與端叔游舊矣宦游契闊而情好愈篤蓋其清苦勤敏皆余所畏而與人薰然又不得而疎也投閒來歸攜變離騷一軸遺余曰試讀之當相與論其當余退而讀之擊歎其精深而悲其志方將與之痛飲而極論之而端叔已病病久而不可爲精爽猶前日也一日遣女奴

來手札炳然以所藏歐陽公爲進士時白欄及其史藁
詩章見遺且曰吾將亡以此爲永好辭之又至未幾而
亡矣寔慶元三年九月癸丑也往而哭之哀將葬其門
人來告曰先生葬有日願得銘其墓余爲之泣曰嚮固
嘗狀其先君之行今又忍銘端叔耶卒敘而銘之君姓
高氏諱元之端叔其字也韓國武烈王曾孫曰士擘朝
議大夫是爲君之曾祖祖公仔右宣教郎燕山府路宣
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考世植修職郎致仕母洪氏封
孺人高氏家薊門五代之亂徙濠梁又徙亳是爲蒙城

高氏後居京師建炎衣冠南渡修職始寓明州今日慶
元府著籍于鄞安貧而喜教子君性穎悟絕人勤篤亦
絕人居近市獨處赭山蕭寺顧無書得易一編晝夜誦
不輟遂曉大旨鄰士異焉稍借以書君下意質疑謹聽
強記執禮甚恭人亦樂告之飢寒寥落辛苦萬狀人或
厭且怒至排擯不容瀕死者屢矣而志愈厲夜依佛燈
寒擁敗楮或數月不盥櫛由是博通經史諸子百家之
書少未知名屯田郎三山鄭公鏐一見奇之俾訓其子
鄭公爲鄞士師表人以此加敬始寢得束脩以奉親旦

力于學今漳州使君傅公伯成爲教授折節定交不以諸生遇之由是門人益衆殆數百人少讀襄陵許公翰書及從沙隨程公迥故尤邃于春秋博采諸儒所長搜抉無遺聞人有書曾不憚遠裏糧徒步而求之前後凡三百餘家訂其指歸刪其不合者會粹爲一書間出己意號義宗蓋十餘年而後成晚多所更定專務明經自三傳而下不盡以爲可吾鄉及旁郡之爲春秋者多出君之門或其門人之弟子也嘗病學者不務下學上達驟而求之太高故自天文地理稗官小說陰陽方技種

藝之書靡不究極雖庸人一技可取亦盡禮問焉佛氏大藏經五千卷讀之再過他可知也含英咀華以昌其文困阨多故其思苦憤悱極故其得深真有劇目鉢心穿天出月之工旣乃日造平淡以幾于古作詩數萬存不能什一自謂樂府不媿前作嘗謂離騷之學幾亡矣爲之九篇曰愍畸志曰臣薄才曰惜來日曰感回波曰力嗽曰危衷曰悲嬋娟曰古誦曰繹思深得三閭大夫旨意且曰變離騷者沿流于千載之後而探端于千載之前非變而求異于騷所以極其志之所歸引而達于

理義之衷以障隄于隕波之不反者也又曰班固揚雄
王逸劉勰顏之推揚之者或過其實抑之者多損其真
宋玉賈誼東方朔嚴忌淮南小山王褒劉向之徒皆悲
原意各有纂著大抵紬續緒言相與詹詠而已原之微
旨不能有所建明噫君以爲騷人之本意將亡君之意
又將誰明之耶性嗜書家藏數千卷手自點勘實之如
珠玉遇所未見解衣輟餐不計其直又好周人之急有
古人內溝之心田不滿半頃或割十畝以遺親黨事父
母盡孝浣濯炊爨必身親之初入郡庠一羹馘必以奉

甘旨而食淡自如人設異饌不敢嘗必歸以遺親平居
無疾言遽色彊力而忍詢薄之以患難而不可奪教導
生徒勤懇盡誠如訓己子貧者致貨財則卻之而訓愈
力有念其孤苦衣食教誨卒名于鄉君無德色也婺士
柳義老于逆旅君哀其窮率鄉人供給之死爲之棺斂
至殯于家皆人所難乾道四年薦于鄉淳熙改元又爲
第一凡五上春官卒不第僅得因慶需以榮其親去年
當受特恩不就年纔五十有六而卒疾旣革不食者月
餘自分必死卻葯屏醫而處之怡然區處身後事纖悉

無遺獨以不得終養母氏為痛修職葬奉化之察廉岡力疾作書以母氏他日事屬其門人屠君槐以其居近察廉也且為書以別親舊君子曰終豈不信哉豈不哀哉娶朱氏里士友聞之女先三年卒子男三人子高子高子文一女淑尚幼家貧無以葬門人相與經紀其家以十二月甲申葬君子于桃源鄉蔣山新盛嶼之原始修職生名門實為殿撰睢陽劉公棐之甥君學問固有自來蚤受知于殿撰從子侍郎孝臚周公侍郎縉周公年八十有二為君記謙齋稱君之刻苦雖聚螢積雪和膽

刺股不能過也屬文瞻蔚咄咄逼人學益富文益進行益修此其志欲立于萬人之上而以謙名齋可謂有志之士矣客游括蒼吏部何公偁風裁最高愛君之才教以詩律其子參政公遇君尤厚至今不衰也禮部會稽陸公游文章少所許可以詩人稱君君又好前輩遺墨故物對之則起敬如見其人得之則喜而不寐以遺余者一二也老校退卒與之語中原及兵家事抵掌恍慨有封狼居胥之志故論兵法尤精或得其一策以干時宰諸公為之驚歎使得少分自見且將著于事業而坎

壞終身不得一官以死豈非命耶義宗百五十卷又有
易論詩說論語傳後漢歷志解各一卷揚子發揮三卷
詩三千雜著五百號茶甘甲乙藁藏于家嘗結廬察廉
在大小萬竹之間著萬竹先生傳自言爲人達生任性
不拘拘儒者之節好學而未至于道好文而不中繩墨
好閒而刳心千古澹苦吟而不能自己鄉評亦謂君有
不可曉者三貧而疎財貌古氣嚴而樂易已甚衣冠垢
敝望之如木雞而胸次灑落綽有晉韻知君者以爲然
銘曰

君之生兮何爲君之往兮何之學窮百氏兮五上而空
歸蓄書萬卷兮竟死而何裨天不可問兮吾將誰訴君
視如歸兮吾又何悲志在乎魯史之義宗文存乎楚人
之騷詞噫後有欲知萬竹先生者其視諸斯

工部郎中曹公墓誌銘

代汪尙書

公諱耜字仲本姓曹氏世爲開封府祥符縣人曾祖之
器宣義郎祖組由太學登宣和三年進士第晚因郊祀
進祥光賦徽宗稱賞召試中書省換授武階兼閣職仍
給事殿中仕至道州刺史有箕穎集參政謝公克家爲

之序父勛得世父官歷事四朝爲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累贈太師諡忠靖三代皆贈至太師宣義爲嘉國公道州爲魏國公忠靖之亡也高宗皇帝在德壽宮悼念平昔賜以宸翰具言其嘗從徽廟北狩親被密旨持御札御衣以歸俾予繼統且達二后書信請梓宮太后之還盟烏珠而卻其師烏珠舊作兀木今改後同使逆亮而得其情且曰終始一節夷險不渝厚其賻贈之禮因疏行事大概賜其後且見予不忘之懷搢紳讀之無不感歎以爲君臣之際古所未有也公爲忠靖仲子幼而敏

慧孝謹好學屬文忠靖尤愛之紹興十九年忠靖爲保信軍承宣使以郊恩奏補成忠郎二十六年添差幹辦翰林司二十九年忠靖北使適當危疑之時高宗念其忠勤無以示寵遇之意乃召公赴中書後省試策深喜其才特改授右承奉郎差充奉使大金國信所親屬十月充顯仁皇后殯宮總護使司幹辦公事三十年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三十二年除軍器監主簿隆興元年知大宗正丞二年遷宗正丞乾道二年以便親主管台州崇道觀四年差通判紹興府五年除太府寺丞俱不

赴添差通判明州公未嘗歷州縣而曉暢吏事通練人情如素宦者時嗣秀王出鎮多以郡事委之公亦盡心裨贊相得甚歡八年太上皇帝時以皇太子尹京妙選寮案除公臨安府推官尤被眷獎未幾隨府罷出知嚴州年未四十初試畿輔爲治得寬嚴之中吏民安之尙書張公杓亦以妙年爲別駕俱敏于政庭無留事至今相與如兄弟然錢塘江岸爲風濤所壞大興工役公進錢萬緡石版五千片以佐其費朝廷嘉其不擾而事辦特轉一官以寵之淳熙元年秋丁忠靖憂執喪盡禮號

慕毀瘠聞者稱美始忠靖旣奉梓宮太后以歸功高眷渥見忌于權臣因丐外祠卜居天台至是奉喪歸葬遂爲台人四年起知徽州到官尤篤意民事剖決滯訟皆得其平山城民生甚艱下至薪炭微物必竭力而後得之公知其然因細民負重至城而不能售遂以官錢居之以俟嚴冬用元價以應民之須初非有規利之心故人皆感其惠因此乃反致繁言江東大饑公拊摩如不及荒政備舉而百姓終以艱食未免流移孝宗皇帝深軫疲甿令言者以徽饒二州流民獨多謂不峻其罰則

無以勵方國遂與饒守俱鑄三秩停任于是列郡聳然
民益受賜公退而安之不敢自辯尋主管建寧府武夷
山冲佑觀十三年差知衡州十六年冬陛辭奏事太上
一見曰此吾尹京時賢寮也問勞甚寵留爲尙書司封
郎官以職兼司勳避父嫌名改工部郎中旣出親擢朝
士不知所自或告之故且曰曹工部宦達最久今日卿
相在小官或布衣時已嘗丞宗正矣公以故家子雍容
省戶言議文采豐蔚可觀人始翕然稱之謂其宜有以
得此也紹熙改元夏上章求外補差知常州未赴以論

罷明年復任冲佑慶元元年差知蘄州待次里第三年
閏六月乙未卒于正寢享年六十有一積官至中奉大
夫祥符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服四品娶洪氏吏部尙
書擬之孫通判明州光祖之女封令人子男二人恕承
奉郎志忠翊郎改奏授迪功郎處州松陽縣主簿俱先
卒孫一人復將以遺澤補官是歲八月丙申葬公于臨
海縣靖安鄉小石保之原忠靖奉佛老甚謹卽小石建
精舍以延往來公奉先志又加葺焉先一年自營壽藏
于其側從新卜也公生長富貴而以儒素自將幼少無

驕矜之色忠靖出入禁中手擅筆墨而謹畏無比有萬石君之風避遠權勢辭謝寵榮高宗知公爲愛子又閱其詩文故擢之朝列後受知于太上進登郎省然三十年更歷內外才不見于施用迄止于此非命也耶忠靖樂桐柏山水築庵于西偏高宗書沖嗇二字榜之傍有雲壑尤勝公閒居日久增飾其舊徜徉于中意度蕭散不復嬰拂世故獨好以餘財爲鄉曲義事爲邑中建西橋甃通途穀貴則損其直以平市價雪寒則散所積以賑貧民死喪者助以棺斂逆旅者濟其空乏野有暴骸

爲之焚瘞建佑聖殿于松隱山爲一方祈福之地水旱爲沴必齋戒躬禱多獲嘉應自邑人郭有三渡之險爲置大舟以濟不通民戶無擾邑人德之故死之日士夫相率致祭歷言其事鄉閭無不嗟痛嘗過越上見茶園路僻雨濘則不可行又天姥一嶺尤巉巖難進皆捐金平治加之以石爲利大矣官至六品賞延未及其子先以奏弟之子愆今爲奉化縣尉宗族親黨倚以自給者甚衆風誼出于天性非勉強爲之者達于時變自以再世由文華際遇累朝亦欲以此自見旣不得與寒畯爭

執每遇吏事必疚心圖之觀其所已見者如此使得盡
其才設施必有過人者既感疾卻葯弗進嘿無一語及
家事恬然而化又可知其所存矣修謹潔廉仕途略無
玷闕新安雖坐巖譴無有爲之明白者及得毘陵言者
止謂引疾丐去不應治劇當別與閒地然其中却稱在
嶽之政揅荒自有條理而人或咎其有膏粱之習夷攷
其迹乃大不然罷非其罪人多冤之由是知人有善可
稱者公論自不能掩也噫公今亦可以無恨矣某女弟
爲洪文憲公孫婦與公有連又素相好也公之將葬復

在齟齬奉祖母洪氏之命求銘余既哀公之不究于用
子皆蚤世不得詳載行事姑掇其家所錄參以平日見
聞者爲敘而銘之銘曰

有周振鐸始封于曹參起相漢至當塗高中更累代達
者蓋鮮惟我國初武惠最顯猗歟太皇門多侯王公家
晚著奮于穎昌曰文曰章名馳宣政忠靖繼起闕閔益
盛公實鍾愛克世其家蚤登三丞在苒歲華受知太上
始在郎列卒不得施蘭摧玉折二州遺愛一鄉陰功孤
孫秀穎其報必豐天台赤城父子仙去我惟銘之以詔

不腐

孺人俞氏墓誌銘

紹熙四年余爲殿廬諸位官臚唱之日掌以甲乙科號
名奏御時前五名婺人居其四君相以下皆動色以爲
一郡之盛喬君行簡則第五人也余從父弟鏞嘗與喬
君兄弟同研席又與行簡爲同年生同以表牋事入期
集所時相與見過故與喬君尤稔慶元改元余旣丐外
得婺而歸喬君有書介鏞以來則知去載季冬之癸酉
遭其母太孺人俞氏之艱矣未幾又以教授李君誠之

所爲太孺人行狀至且曰行簡不孝不得以一日之祿
奉吾母菽水願求銘以賁九京余哀其言又知李君非
溢美者遂撫其實而書之太孺人世家東陽曾大父羲
大父咨益父嗣同年二十嫁同邑喬居士森時舅姑已
歿恨不逮事事其神主于正寢如生問其平生所嗜如
古人所謂昌歎羊棗者歲時祭祀必供焉見親黨之事
舅姑者每加羨慕且曰宜善事之吾不及盡此禮矣治
家嚴整內外肅然自奉甚薄時儲酒肴以待居士之須
賓至則奔走治具晤言燕語必以善道有犯者諭居士

以不爭居士深于黃帝岐伯之書鄉有病者多卽之頗厭其繁必勉之曰是可以濟人不務規利何厭也由是所活滋多比鄰以室廬求售成券已久忽欲復取人皆難之則贊其夫曰法不可復取矣然彼戀故棲而我必取之則非所安也居士卽還之其人感悅終身居士憂二妹之嫠而貧孺人慨然曰吾未有以報舅姑況君之同氣忍坐觀其失所耶併其子挈以歸撫養皆有恩意有子不責以營生惟勉之學里巷舊無學者喬氏獨闢家塾延師儒以爲之倡遠來者館穀之弦誦日相聞助

成居士之美皆此類也寡居之後身任家事一毫不以累諸子子嘗手揣輕重曰是猶足存耶旣不得求師四方則合鄉之秀士相勵以學業當論文時往往立屏間傾聽記其要處退必詢究之不會于中不已也故士亦樂與其子游升堂進拜禮如家人春秋寢高子屢舉不得志念無以慰母心則諭之曰吾欲汝爲善士豈求必于進取乎行簡以上第歸鄉曲歆豔孺人視之淡然徐省其私持身益謹不以驕人始爲之喜及屬疾旣革則又曰吾生于宣和之三年至此不爲不壽汝曹第求自

見于世以顯其親祿養不及吾無憾焉人以是知孺人之教子真有義方非夫慕富貴以爲悅者也子三人長德佐先三年卒次子驥業儒幼卽行簡也從事郎饒州州學教授女二人長適王元諭次適杜之琮孫男三人從龍次龍元龍女六人尙幼先是長子旣喪孺人于婦孫慈愛有加至是豕婦鄭氏以毀卒亦可以知婦姑之間矣十一月丙申將合葬孺人于居士之墓孺人嘗該慈福慶壽恩故得封云銘曰

柔而寡識閨門則均愛而失教婦人之仁猗歟夫人乃

異于是以義相夫以學教子子登甲科喜猶未深察其所安始慰于心壺彝之懿莫此爲盛我銘諸幽尙篤餘慶

趙明道墓誌銘

慶元二年趙共甫自丹丘來主鄞簿粹然佳士也已而其長兄見過舅仲俱賢意源流必有自一日共甫爲余雪涕言曰先君之葬三十餘年矣旣不及銘願有以表墓道庶幾有傳焉以贖不孝之罪且以行實來余悲其意矧共甫之言篤實必無溢美爲次而書之昌陵皇子

燕懿王德昭生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舒國生定
州觀察使博陵侯從實博陵生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
同三司房國公世彊是爲公之曾祖房國生皇兄昭慶
軍節度使安康郡公令禪是爲祖武德郎子祐公之父
也武德南渡轉徙久之始寓于台公諱伯直字明道建
炎二年三月詔宗室羣試于有司特授承節郎累轉至
訓武郎初監南劍州沙縣鹽稅歷台州黃巖縣酒稅明
州奉化縣稅婺州兵馬監押以親老不赴三任嶽祠再
調贛州興化軍兵馬監押明州兵馬都監又以外艱不

赴遂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三年八月辛丑以疾終于
家享年六十有五十有一月丙寅葬于臨海縣大固鄉
蔡嶺之原去武德墓西少南三十步娶程氏以紹興二
十一年五月庚子朔卒殯于白龍潭之精舍至是合焉
四男子師絃今爲忠訓郎添差充潭州排岸次師泉亡
矣次師絳保義郎添差監婺州都稅務次師鄭修職郎
共甫也各以科目進二女長適修武郎李蒙次適成忠
郎張萬孫男九人希魚希珉希賀希淵希魯希瑀希諤
希韶希樾女十人公生承平時習見富貴而天資端靜

莊謹自將長好儒學善屬文治尚書博觀史傳尤習知國朝憲章性至孝兵燬流離事親就養無闕武德晚嬰末疾葯必先嘗而進十餘年如一日居喪毀瘠兄弟和樂無間言介不絕物 and 不同流聞善則勇于必爲見惡則避之若將浼焉居無緣飾動有典刑雖退然若不勝衣言如不出諸口至是非利害剖決明辨人以為不可及橫逆或加未嘗校也蓋其質本夙成而歷世故蹈艱險困心衡慮多識前言往行故能躬行如此居官廉恪御下多得其心在章貢日羣卒忽擁門告曰軍且變恐

併害公盡徙公家出城而後去公始諭之不從乃微服間道以入迨羣集郡庭則公從中出衆愕相顧因開譬禍福羅拜聽命事遂息公雖不自言而郡人甚德之自奉雖薄而豐于祭祀教子嚴篤觀其義方之訓可知仲弟早世公善撫其孤卒使有成有子師鄴今爲承節郎公恬于利祿北客之同寓居者如參政賀公錢公皆欲力挽其進公謝曰國家多難大父而上陪葬山陵悉淪異域痛心北望不如無生祿仕實非素志家貧親老無以爲養故未能自己而暇求榮耶二公皆愴其言不欲

強也晚號老圃每愛歐陽公吾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之句負郭卜居手種花卉時節互秀無日不徜徉其中帶月荷鋤臨風曳杖微吟舒嘯自適其適既不事生產祿又不足代耕因以別畦藝蔬日鬻以助用安分自足與物無競超然獨樂以終此生嗚呼賢哉使其得試于用其志決不在富貴而已惜其終不少見于世然胸次夷曠無毫髮怨尤形于詞色識者可以見其所存矣余以淳熙五年贅倅丹丘一介之善多與之接聞公之風已後之矣幸因其子之請得爲公銘姑以致

尊慕之意云銘曰

王孫翩翩舊聞其賢篤學自立詞采燦然孝以事親欽以奉先半生漫仕樂以窮年教子義方科目相傳定交令子獲聆緒言老圃之適吾將學焉爲發幽光見此銘鐫

奉議郎黃君墓誌銘

君諱仁儉字約之姓黃氏本出建寧浦城谿東之族慶歷皇祐間高祖銀青仕于中原因家于陳之宛丘曾祖好謙朝散郎知潁州贈通議大夫祖宰承事郎特贈直

秘閣累贈金紫光祿大夫父子游朝請大夫以君升朝
贈奉直大夫母武氏贈恭人紹興初奉直自度支郎出
守台州遂居明之奉化縣十三年之任補將仕郎次年
監潭州南嶽廟次調嚴州淳安縣主簿秩滿以奉直年
高不敢去左右再奉祠未幾遭外艱服除監台州支鹽
倉歷處州青田縣紹興府餘姚縣丞綱賞循從政郎孝
宗覃恩循文林郎高宗慶典循儒林郎引年致仕授通
直郎賜緋衣銀魚今上登極轉奉議郎慶元二年四月
丙子卒于黃巖長子官舍享年八十有三娶高氏建昌

軍通判公惕之女后族也先四十一年卒再娶陸氏處
州通判康民之女實左丞諸孫先八年卒皆贈孺人子
三人直行迪功郎監台州黃巖縣鹽監管押袋鹽次直
古早卒次直義女二人長未行而亡次適進士陳經係
男三人正蒙正需正師女四人長許適進士鄭樞君先
葬高氏于縣之寶化山又自卜壽藏于禽孝鄉車盤嶼
之原既葬陸氏今諸孤以十二月庚申奉君之喪合陸
氏之墓君家世多名德性警悟長子記問史記兩漢杜
詩韓文默誦連數百言無遺忘及見前輩逮事直閣公

典刑具存多記承平舊事談之纏纏不倦內明而行以至誠不事外飾居家孝友端愿絕口不言人遇有德于人亦不道也確守官箴廉勤自將不爲矯激沽名事輒晦恬淡不與物競人莫窺其際淳安俗獷悍競渡多致殺傷尉懼而在告君攝事處之以術帖然不譁邑人謂未有也嚴歲取米數萬斛于婺多不得全數君被漕檄受米于蘭溪去取以公吏不能欺婺旣如約嚴乃得實用焉在台攝郡幕給軍衣有紕薄者羣卒掉臂忿怨坐上倉惶失措君徐呼其長諭以禍福羅拜曰黃佛子有

言安敢不聽汙事肅然邑隸縱權貨受賕不盈尺而法當流君攝法官曰法重情輕可從輕乎吏以爲不可君曰法本忠恕非爾所知請于守詹公儀之卒如君議赴青田日道由縉雲今樞密葉公自戶適居喪一見道舊久之且曰青田鐵阬錢多以促辦害民今得長者爲丞民其少蘇乎君期會寬而信課反盈于舊永嘉遣海舟詣軍前旣籍篙師爲兵乞取家屬樞密院下其事帥司檄君覈實小人憑勢妄指怨家妻女以爲其家人君悉究其實吏曰此軍事恐有不可測者君曰如此何名覈

實彼豈不能徑取之不爲動人多懷其德始奉直公問
關南渡聚族頗衆身任其責君又從旁經紀之宦旣不
達家道益困未嘗問也先世與二蘇公爲同年且通婚
姻書尺甚多兵火之後所存無幾君力貧悉刻之石君
書法甚精源流二王而遒勁似歐率更至老不衰在黃
巖年餘眞草行書幾滿屋壁見者驚歎臨終初無疾苦
對客歌笑如平時少焉就寢則已逝矣豈非善人君子
之報乎鑰妻祖尚書王公舊居宛丘娶君之祖姑奉川
又爲同郡識君諸父及昆仲甚稔二子求銘銘曰

中原故家存者無幾典刑尙在言議可紀惟君壽考龐
眉兒齒上接前輩終殿餘子舊事歷歷及聞正始靈光
獨存今焉已矣吉德之報手足爲啓後其昌兮勒銘千
祀

周伯濟墓誌銘

周氏爲鄞聞族始慶歷中殿中丞造以進士起家是生
三子曰處厚溫厚師厚伯季俱躡世科仲亦以特恩入
官父子兄弟皆以儒奮家聲卓然伯知建州永州季爲
荆湖兩路轉運判官終左朝散郎累贈銀青光祿大夫

娶范氏文正公之女二子皆有俊聲錫登元豐二年第以宏才直節有志當世坐黨籍仕至左中大夫知南雄州而止公論歎息銖登崇寧二年第仕爲邑令小不合棄官而歸鄉里尤高之中大夫長子冲任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憂患之餘又更建炎兵燬慕叔父之節不復仕進優游終身蓋自崇寧至淳熙相去八十有七年歲在屠維作噩有熿薦于鄉焯薦于漕臺紹熙改元焯遂登第鎰時待罪朝行問之鄉人曰此周伯濟之二子監獄之孫也惟周氏名士繼出仕不甚達而多以退爲

高中大夫壘最偉而不究于用伯濟守家法有隱德不務進取鄉人亦罕識其面故其二子能振發如許鎰晚出及拜監嶽下風而隨侍游宦在都下嘗見其二子而聞伯濟之賢獨未之識旣而奉祠里居慶元四年二月壬申聞伯濟之亡因往弔之二子一日率諸季泣以請曰先君雖不及定交而託契已數世先君嘗卜通遠鄉金谷里銀山之原去祖塋二里而近將以九月丙午襄大事願有以銘君諱楫伯濟其字也莊重剛簡幼不喜嬉戲從濟南劉壽夫學凜如成人扃戶誦書率至夜分

家人不得而入抄書用楷法既冠一舉不售卽棄舉子業而耽翫書史以詩自娛好讀杜工部韋蘇州詩至忘寢食故下筆有二公之風對客清談無一語及名利事監嶽燕居好客日與賢士夫從容觴豆君無兼侍奉承惟謹朝廷搜訪黨籍之後欲加錄用清敏豐公少尹夏公之家皆以此登仕版君爲中大夫適長孫郡上于朝未報連遭內外艱遂不以介意又不事生產奉祀之餘僅取自給田有逋租未嘗訟于官公賦則先期而輸間至質貸了無愠色寡言若訥不爲諂諛克勤小物憂深

慮遠舉足如蹈規矩遇人無少長與之均禮真有不欺閤室之意教子甚篤每以門戶之重訓飭之且曰吾家以清白相傳使汝輩能自奮勵貧非所患也延禮師儒意不少懈躬自督課始終如一鄉校月書季攷焯焯屢占前列君曰吾方以此卜汝之進否投卷必以實年兩際慶霈焯年不及或爲惜之君更喜其不欺焯拜恩以歸賀客滿門君以爲幸不失舊物繼此有望矣亦不見其甚喜也焯之官請君御安輿以行曰吾方蕭散物外寧能閉置車中自爲局促耶晚益杜門簡出入絕嗜好

薄滋味康強少疾不近葯石先一年忽以脾疾不喜食他皆如平時歲除祀先不改其度正旦微覺困憊疾遽侵矣諸子曰奉盤膾不效竟卒于家享年七十善人云亡識與不識相與嗟悼是宜銘矣娶林氏子男九人輝燧焯煥焯炤煜燁燁長子及炤煜早卒焯迪功郎台州臨海縣尉女三人婿孫勳劉佃紀標皆里士孫二人填坦女四人在室銘曰

周爲名門中有人豪世以學爲業而仕以退爲高猗歟夫君閱世滔滔哦詩擁書隱居以自遨有子克家爲時

髦君則已矣後其有遭乎

知江州汪公墓誌銘

外祖少師生于熙寧十年後自太府少卿爲兩浙轉運副使年六十一季舅始生年丁巳時庚申皆與少師同深異之母氏歸寧亦以是年生鑰又長于外家與季舅卯角嬉戲少長同研席年十三同冠而公已受世賞周旋二十餘年相與不翅如同氣中雖游宦南北見輒傾倒對酒劇談幾忘輩行不謂去歲一別遂成千古每拜總惟哭之未嘗不盡哀也將葬內弟求銘何忍銘吾季

舅又何敢不銘公諱大定字季應世爲鄞人曾祖元吉
有隱德于鄉祖洙爲鄉先生以特恩補官贈正奉大夫
父思溫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贈少師母王氏封恭人
贈越國夫人所生母沈氏贈宜人公性開爽宏達了無
城府十四歲遭越國憂伯仲二舅未及歸弔客盈門公
哀毀擗踊如成人受弔盡禮宗黨稱之少師撫愛尤篤
甫冠又丁外艱服除授右迪功郎特監潭州南嶽廟未
幾沈宜人下世隆興二年差兩浙西路安撫使幹辦公
事未赴省罷監行在排岸司乾道五年就充賀金國正

旦國信所官屬六年任滿七年以奉使賞循文林郎監
鎮江府權貨務都茶場請兩浙轉運司文解九年到任
務場歲課三百萬公平時不屑會計至是躬親簡書乃
以增羨受賞獨厚淳熙元年循承直郎四年改通直郎
知紹興府上虞縣以賞典用新制對實歷凡十年至朝
請卽公在上虞政務平易吏民相安事日以理邑有寓
公吏部豐公誼左司潘公時皆清介之士相與如平生
歡魏王薨于四明將葬于越詔遣刑部尚書謝公廓然
運副韓公彥質護喪使者旁午州縣震動官吏股栗他

邑不過供頓之勞惟上虞通明一堰最爲高峻潮汐雖
登僅過數舟則已涸矣公相視地形復興舊閘增浚渣
湖別于支港創小堰以通餘舟募游手二百人別以旗
色分列左右俟大舟入閘立柵旣定引湖水灌之水溢
堰平衆力掖喪舟以進略無欹側舳艫相銜序進而不
譁俄頃俱濟二公驚歎稱不容口至邑復見館舍三十
餘區一一整辦器用精明帟幕華煥祭饌頓食尤爲珍
腍上下翕然迨至府中貽書求假供張之具公又擇新
潔者七十龔以應之二公旣歸言于廟堂諸公以爲一

路之最故公之才益顯贊府嘗以縣錄事小忤其意不
以關白徑杖之吏來謝且訴公曰本縣丞何爲不可撻
汝輩尚敢訴耶更加懲治丞始媿服聞者以公爲善處
事也九年郊祀大禮恩賜緋衣銀魚通判揚州大卿趙
公子濛爲帥政事嚴明公謹事之而從容忠告開心相
與裨贊爲多間遇其怒徐而解之終爲之平僚屬恃公
以無恐久而相知益深移憲浙右握手惜別時入兩賢
之稅契一司有所謂導行費者吏引例以昭公公正色
卻之曰我知勾攷簿書盡吾職而已他日代者以此得

謹獄吏推尋根源公汔無一毫之累漕司交歲幣于金
遴選其人命公與幹官權公安節俱行敵貪而復齟齬
萬狀至欲易白金四之一需滯踰期雖已過淮北使者
辭疾不出一日與權公誓曰今日不決斷不可空回于
是襍被爲留宿計始相感歎遣人遜謝不待有請而事
畢漕使以聞權公以是進擢公不自言也知韶州郡計
惟仰諸邑常賦而令多攝官去來不一幾不可攷究舊
者未足新者復積計逋緡錢三萬公曰民貧可重困耶
徒費文移且以飽吏貪爾盡蠲舊負惟新是圖五邑欣

然承命民亦樂輸焉舊有漏澤園在光運寺之側其廢
已久遺骸多貯以瓶罌垂之梁間纍纍無數公因勞農
見之其間亦有游宦不能歸者惻然興念而未有以充
費會曲江尉許君教老無妻子卒于官下公旣爲之經
紀葬送篋中尚餘數百千公悉舉以辦役掩骼埋骨各
得其所曰以此爲許君植福勝于他用遠矣邦人尤德
之幕官陳光祖爲之記甚詳經略趙公彥操漕使黃公
掄倉使吳公昭夫各以所知薦漕又與憲車李公信甫
倉使趙公不迂列于朝其略言以寬得衆行簡臨民勤

儉公廉慈祥愷悌庶幾古循吏之風代還朝廷用諸司
薦書而嘉其才遂除知江州江素號名郡訟簡財裕可
以臥治及公之至大異故時帑藏不盈萬緡而負諸司
之錢幾二十萬官兵俸給亦積至萬五千公爲之矍然
日與同寮圖之蓋征賦旣弗辦而游士耗之又特甚公
曰浚民膏血而使往來者挹取之以邀虛譽吾不忍爲
也會有旨申游謁之禁公奉行尤嚴凡有挾而來者止
以尊酒謝遣之或恐由此起謗公不爲動剔蠹剗弊謹
朱墨節浮費飾廚傳稱過使客之事一切略去屬邑舊

逋蠲貸之如曲江不三數月而用粗足補解諸司十七
萬緡吏俸亦以次支行民不加賦益安公之政而不得
志者萋斐浸成矣公竟以此罷歸郡人冤之相與語曰
不知誰爲飛語厚誣吾賢侯耶有曹官坐侵用郡帑吏
乘爲姦旣下有司公曲爲保全姑與易地以息衆譁彼
更以爲怨鼓倡游言巧爲陰中人尤爲不平二倖張君
泌陳君邕總幹王君興翁皆一時名士情交意浹驩然
莫逆有賴叶濟數月政成公退觴詠相樂前此未有惜
公之歸尤眷眷不忍別二郡皆有大兵屯駐待軍帥一

以誠意敬公亦有加焉士卒有犯結證明白送軍中使
自懲戒了無間言兩造至庭究問詳盡俟其首服多歸
于恕惟姦惡盜竊之徒治必盡法爲之屏跡則又仁者
之勇也水早有禱隨輒響應舊祭社多委寮吏代行寢
以弗虔公曰社稷重事豈可憚勞乃躬修祠禮貳車有
詩曰九江代拜嗟從昔五馬親祠始自今公自以由支
郡升巨鎮荷朝家選委之重洗手奉職罕自奮厲又素
著廉潔而橫遭口語皆出風聞不能無怏怏去郡尚無
他重罹風雪之苦將次池陽忽得微疾一昔歿于舟中

寔慶元四年正月丙辰也嗚呼痛哉享年六十有二官
朝請大夫娶陸氏故發運使寅之女明慧勤約內助甚
飭相夫教子俱有可稱先二十六年卒贈宜人子男五
人敏中從事郎撫州軍事推官教中將受公遺澤餘幼
亡女八人其三亦先卒一適陸森宜人弟之子其次迪
功郎監鎮江府延陵鎮趙希一從事郎台州臨海縣丞
趙師恍里士黃沐皆婿也一尚幼孫男一人之綱迪功
郎臨安府富陽縣主簿始宜人葬于慈溪縣石臺鄉龍
潭之原敏中等將以十二月壬申奉公之喪合焉公之

處家居鄉出而從宦表裏如一明白空洞不問大小待之鈞禮故所至與人無所怨惡檢身謹密杜門省事又不治生產了無贏餘婚嫁交迫俸入緣手而盡處故廬西偏欲少增闢竟莫之遂外家友恭之名聞于時仲舅尚書任兄弟之子猶子也叔舅運幹蚤世澤不及子公奏闡中以官其篤于友愛有父兄之風焉訃音至鄉親故無不隕涕母氏洎仲舅皆以高年見公之亡傷悼尤甚公素少疾持心近厚孰謂其止于此耶公游以臨遣奏事上動兩朝之聽其一論韶州岑水場兵匠之弊甚

悉謂諸路配隸之餘選以應役或聚而爲盜害及一方若從爐戶之便添認銅額可省廩給之費其到場及四年者照舊格給據縱遣餘人以次歸元配州軍實遠方經久之利敢書大概庶幾後人或有取于斯銘曰

猗歟汪氏積德數世先生淳篤文行兼備少師起家深仁厚義舅承其傳慈祥愷悌載擁州麾仕非不遂胡齋其年歿而齋志公之爲政慕古循吏害公客耶亦命之制龍潭之原往從伉儷有銜不祛慶在來裔

攻媿集卷一百三

攻媿集卷一百四

春林... 樓... 鑰... 撰

誌銘

知梅州張君墓誌銘

龍游為浙東壯縣號難治自紹興間陶安世定有聲之後歷數政不以善罷四明張和卿由袁州萬載尉以捕盜賞改右承務郎年壯氣銳往為之宰親黨或勸止之既至謁廟以廉勤公平自誓上不負于君下不欺于民終始如一神其臨之間者竦然首定規畫凡聽訟追科

出納簡稽公吏抱案進退皆有程度鄉胥姦弊智者不能盡察君左右參驗甲乙相糾簿籍更用薄楮以防削改字畫分明欺僞略盡有宗室子與強民爲仇各聚衆至數百期操兵夜鬪于市尉趨告公曰安有是事命置酒尉股栗不敢飲吏又告將合矣君笑不答俄散去約明日復至遲明召二人者至庭謂曰汝自相仇彼衆何罪而使濫被殺傷乎不如挺身持刃決雌雄于前兩人者相顧欲退公曰官府有法可容爾耶分囚廡下至累月始悔過求免邑衆爲言願相保任使自新卽縱之俱

媿惕感服君旣歸猶以時節致書問起居者數年設保伍之法繪爲魚鱗圖居處嚮背山川遠近如指諸掌又籍其家之長幼姓名年齒生業纖悉畢載其崛強無行鄰里可以糾告或犯法未就捕而君已知其人私忿鬪毆鄰不爲勸止者與同罪牒訴誣妄必坐其教令者法令易行井若畫一欲以獻之朝通行天下未果也豪右竝大溪爲春磴以擅利久爲舟行之害間有廢之僅能徹去浮屋君始併其基址去之初謁太守司諫施公元之迎謂曰邑大未易治蓋以君尚少也君曰正恐上官

以爲易今知其難則可爲矣守待寮屬嚴一日令賦外
別輸四令奉命惟謹君獨爭曰使某左枝右梧月獻緡
錢千計未爲甚難如貽患後人何守盛怒君辭益堅且
曰寧棄官以歸已束裝矣守曰試子爾乃能剛果如此
更薦之後日書問如待子姓家事亦或咨謀焉白革湖
鎮當水陸之衝戍兵經由不翅寇盜莫敢誰何君白帥
府以軍法齊之無敢譁者有一士籠禽于市爲惡少年
侵侮君責其不學送縣庠從師受業謹其程課居數日
而後杖其所侮者人皆悅服視事纔三月有訴君子部

使者覈其言不根反以此受知又訴之朝泊付有司乃
扳引前令事爲言其人旣伏辜君之治行益白久之謠
誦雜然如十德詩能官賦十可喜歌頌侵木鏤石幾不
勝數流聞四遠境內多立生祠惟靈耀成志二寺至以
神事之或致禱焉帥憲具績效奏聞有旨候任滿赴都
堂審察淳熙初元旣造朝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俄改
差權發遣均州制詞有云風力敏彊有聲劇邑是時孝
宗皇帝垂意民事由治縣而擢爲郡者不過數人如丞
相葉公衡自於潛守毘陵卒至大用均有管內安撫之

權人謂君自此升矣四年陛辭奏事稱上意且屬以有機密事奏來而臺評以資淺論罷五年差知興國軍前論者又以爲言改通判筠州遭所生母安人方氏憂服除通判衡州旣授代而報罷紹熙二年主管台州崇道觀四年通判廣州幾年適梅州闕守諸司奏辟未幾而屬疾慶元三年十月丙子歿于郡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一官止朝散郎嗚呼命矣夫娶伍氏封安人子男五人度虞庠序廉度將以君遺澤補官孫男六人奇之湘之衡之環之次俱未名先一年奇之卒孫女三人尙幼君

之入廣從行者多困于瘴癘第四子序卒于梅君念之切閱月而君亡安人來自富家善事其姑君旣受命悉以祖產歸諸兄而又不事生產安人攻苦食淡間助爲多人無間言奉祭祀未嘗不躬親撫庶子不翅如己出初封孺人後得今封率諸孤扶君之喪遠歸悲苦勞勩人所難堪歸而治葬尋亦感疾五年三月乙巳不起始公卜壽藏于鄞縣清道鄉邵家橋祖塋之側旣以四年十一月丙申大葬又以五月壬寅附安人于君之墓嗚呼天之禍張氏何其酷耶先是君之諸子爲君求銘以

君既葬而遲之弔安人之喪又哭踊以請余于君有連
又以齊年相好尚何辭惟張氏自仲以孝友稱衣冠代
不乏人永嘉南渡始居于吳五季之亂避地東來有官
于四明者因家焉君之曾大父綸累贈宣奉大夫大父
寅贈朝散大夫父邦彥政和二年繇太學上舍擢進士
第官左朝散郎贈朝議大夫自叔祖宏舉經明行修爲
吏部郎遂爲鄉之望族君諱祖順和卿其字也生七歲
而孤當紹興十四年以朝議致仕恩補將仕郎性資明
悟執喪如成人長從鄉先生僉判沈公銖游沈公愛之

至育于家曉暢世務以氣義自許庶幾大其家者居官
所至可紀萬載有盜竊發躬勒部伍禽得之念其窮無
所衣食而致此以爲案問自首盜得不死衡陽歲饑道
殍相望君遽發廩賑給而後報監司不罪其專而以才
具優長薦之提刑姚公恪轉運張公縝提舉陳公傅良
謂君敏彊精勤廉平簡素不詭隨而失守不强梗以侵
權嘗稽其簿書條目雖多撮爲一編上收下支日總其
最簡當精密無所容姦委之決獄酌情參法隨手剖析
人稱平允相率列其狀于上今諫議張公金爲廣帥以

歲有登歉欲廣儲蓄以備緩急爲經略司椿備倉創立未久專以委君爲之條畫綱紀辦事既速了無遺策張公亟稱之梅在萬山間官舍民居率以茅竹爲屋公慮火災更以木瓦自驛舍庫廩兩獄先以公帑爲之民亦樂從郡計匱竭爲之經理而用稍足又能葺學校爲養士計汀贛接境歲晚輒百十爲羣名曰負販實爲剽掠松源石下爲二州淵藪淳熙間有嘯聚者自是幾無寧歲君下車卽用龍游魚鱗比伍之法行之羣盜爲之屏跡郡治之後茅葦彌望君令民築室兩傍者復其身遂

爲通途舊以土客戶社丁供州家之役各有科調爲罷去之皆起來暮之嘆惜其見于用者止此也與人樂易持論平恕而勇于立事不顧彊禦毅然不可回奪居官廉約爲令時鬻產以繼祿又好周人之急力竭而無倦色嫉吏姦如仇洞見肺肝人不能欺衡陽之劾良以此也平居念當世利害擬爲奏草以待施用久遂成編名思見錄藏書教子尤所留意朝議有經解雜著數十卷大書編次寶藏甚飭對之輒泣下嗚呼古人以方六七寸如五六十猶可以行志爲邑宰而得名于史傳者衆

如君龍游之政可以不朽故余表而出之家有治縣捷徑等書皆公見于已試者後來尚得以攷其規撫云銘曰

張氏著姓孝友惟仲漢良晉華支派尤衆永嘉南渡始爲吳人或官于明遂大于鄞君起孤藐以才自奮所至可紀芒刃不頓龍游之政絕後光前治聲熒然徹于帝前謂自此升欲起輒仆晚試于梅遂罹變故抱負有餘齎志而亡哀哀賢助又不勝喪邑人口祝足以不朽銘以表之尚啓厥後

黃仲友墓誌銘

余從兄編修娶黃氏諸暨名族也嫂氏兄子定之又爲編修壻定之佳子弟聞其父推官之賢恨未識也一日以書來訴推官亡于上饒之官舍歸葬而求銘爲撫所錄行實而銘之君諱宗諒字仲友世居洪之雙井與豫章先生俱本于婺州之黃五季有避亂而居剡者又遷諸暨遂爲縣人七世而上失其譜矣曾祖舜卿贈正議大夫祖彥朝議大夫贈大中大夫父克寬朝散大夫贈中大夫君幼而孤刻意問學手卷不釋紹興初建太學

以弱冠上優選月書季攷屢占前列馳聲二十餘年秦
申王當國之久士子習爲諛言漢唐非七制三宗不道
時文中不復及興亡治亂事至不識資治通鑑爲何書
二十六年歲在丙子高宗更化之初公道大開申挾書
之禁防閑甚密秋賦多赳赳其行君以素業賈勇而前
登名薦書儕輩歎服時命不偶淳熙五年始以特恩補
將仕郎明年中銓授處州遂昌尉年近六旬而勞苦不
憚警捕之職甚舉境接建安俗獷悍小歉則盜竊公行
里正嘗以嘯聚聞君亟率所部操兵往遂之凶徒相顧

駭曰黃佛出矣忍犯之耶相與遁去一境晏然十年任
滿調台州司法參軍到官適歲大祲義倉出納惟謹尋
授信州軍事推官慶元二年始入幕國正季君翔爲守
布衣交也郡事多以委君幾于畫諾君老而益壯剖析
滯訟案牘山積推究無遺據法予奪不容一毫之私二
年間類爲四冊近五百事四年之夏忽苦脾濕雖多在
告竭力公務不見情容痼疾復作遂求致其事轉承事
郎方將俶裝東歸放意林壑以樂餘年未幾疾革竟以
十月戊寅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七娶趙氏融州觀察

使贈開府儀同三司潤國公士筏之女聯姻天族袒免親法當補官君獨不就識者高之子四人與之先六年卒次卽定之登仕郎次一之尙之皆業儒女二人長蚤亡次許嫁姚銓參政令憲之諸孫也孫男三季雅季文季野孫女四諸孤將以五年季秋某日葬君于縣之孝義鄉魯墓之原台趙氏之墓君資彊毅而與人謙和及見前輩源流有自他無嗜好惟教子甚力交游至多未嘗失色遂昌邑庠草創二丁祭器亦不能備君悉力整辦爲之一新課試士子翕然悅服尙書王公佐方尹京

邑貽書相賀有闢黷舍以延生員爲斯文宗主之語在丹丘時直閣田公渭以倉使按郡一見喟曰老先生尙爾淹恤乃令吾徒冒乘傳之寄自顧歉然卽以舉削來詞曰學高前輩政有典刑允謂老成尙堪繁劇人以爲知言禮部尙書尤公表時居西掖以詩寄君有云金馬玉堂慙我輩青衫白髮念君遲三數公皆上庠故人故知君尤深推此可見君之爲人垂絕不亂命諸子無他言惟以進業保家勉之自號隱退老人有文集二十卷藏于家銘曰

吁嗟黃君馳騁文圃少蜚雋聲不爲不售晚服官政感
歎耆舊踰七望八不爲不壽日月逝矣用不及究善積
慶餘尚啓厥後

趙深甫墓誌銘

長兄績溪尉蚤世三子五女以次婚嫁丘嫂最愛季女
聞小溪寓居趙氏家法媒妁之言曰武德夫婦偕老杜
門約居教子甚嚴諸子聯中科第多有賢稱其第三子
師信旣以淳熙二年賜進士出身得尉台之臨海矣請
婚審于鄉評曰然遂以兄之子妻之後以近制改師簿

字深甫旣壻于我與之游處被服儒雅略無膏粱之習
慶元二年君旣悼亡謀葬于通遠鄉白石里石營保之
原而後之官甫四年而君亡矣哀哉母安人馮氏尚無
恙一女二子哭聲不忍聞石營去所居纔里許將舉深
甫之喪合焉求銘于余忍銘君乎哉君實爲藝祖皇帝
系孫贈保康軍節度使高密郡公令儼君之曾祖也贈
武義大夫子蓋祖也主管台州崇道觀伯追武德也武
德生長承平南渡流落居四明之鄞縣大抵居官廉儉
謹蓄俸餘以爲待次計與鄰里不以財交故內外肅然

深甫生而奇龐長服義方自力于學登第五年而後授
室彊敏自喜始調官或賀之曰臨海尉多以捕盜改秩
者君以爲非吾志也在官果兩得強盜一獲私鹽甚夥
皆應受賞照驗明備終不自言又達于吏事以此受知
于諸公邑民自經而有傷又以移尸興訟令受私謁諭
君毋生事君正色曰事干人命今日正欲得實耳長揖
而起終直其事人皆稱平令慙且不樂時以職事相窘
君弗恤也有十將雄狡無賴前政莫敢誰何偶有犯當
治輒肆言曰尉欲治我不望改官耶君寘之理窮詰宿

過卒逐之餘皆聳服尋爲衢州西安丞工部尙書謝公
源明時爲守趨召轉運使潘公景珪問曰郡中有賢丞
乎謝公以二人對而以君爲優備言廉勤曉暢民事之
詳潘公曰得之矣俄列上謂才術優長可以作邑兩易
知嚴州桐廬縣最號難治君爲之談笑而辦才譽益顯
任滿授紹興府錄事參軍丁武德憂不赴服除會有旨
侍從臺諫各舉宗子二人余在西掖薦君之兄師津今
知樞密院謝公深甫台人也極知君恨舉員已足未有
以及之方爲御史中丞而吏部尙書劉公德秀爲監察

御史問人于憲長謝公亟稱君之賢劉公慨然薦之其詞曰奧學有源素履無玷雖歷官未久而聲聞益彰併及辭盜賞事爲遠到之識乞以備朝廷選擢初不識面真公舉也天族蕃衍人才衆多昆仲屏居山間憂患之餘名徹天聽照移狎至幾于羔鴈成羣者鄉人榮之本無意于干進僅以此俱得添差幕官君授建康府節度推官留守尚書張公杓多以滯訟屬君處之當人情合法意衆議有未定者獨招入郡齋議之或至夜分而後退大資趙公彥逾素知其才見其盡心贊畫受輸決事

無不曲當首授京削參政又爲之延譽諸司交薦僅一攷而歸旣調嚴州節度掌書記爲部胥所賣再往都下久之得疾逆旅遂以五年四月戊寅卒哀哉若人之不淑也始旣辭盜賞而不用蹉跎至此知己方當路可以伸矣而止于儒林郎素壯強飯年五十有二何疾遽困之耶子希侁希恆女未行君性質直忍貧自立職務之外進學不倦垂意經史同寮賡和往往傾其座人心計精密治公事如家事言不妄發持論甚正孝友勤謹自奉淡薄不務華飾思有以自見于世遂吞志而已矣方

鼓盆時手記費用之目甚悉其子請曰何用爾君忽曰我且死汝輩從此爲之茲聞訃音變起倉猝昆仲方議經紀之希俾等出舊所編按以從事適奢儉之中噫豈有知耶葬以六月某日銘曰
父子之賢聞于鄉閭兄弟之美徹于帝都君才甚優知己當塗謂進未艾而止斯乎兄子旣殂又銘其夫尙惟諸孤承慶之餘

安光遠墓誌銘

淳熙十二年余方懷東嘉之綬于家頗聞安君光遠詩

聲一日喪長箋臨門倒屣迎之貌甚偉文甚工與之語纏纏可聽而忘倦也又六年過余于外府求跋其大父詩卷比余投閒里居故人罕不見者獨光遠未能相過已而聞其病遂不起寔慶元四年七月丙辰也六年諸孤將以四月丁酉葬君于鄞縣之通遠鄉建隩南山其次子踵門以銘爲請手編先集列載行實粲然可觀余旣哀光遠之不遇愛其子之克家遂屬筆焉惟安氏系出唐忠義傳金藏五代後唐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全之後國朝勲籍節度留後守忠卽君之九世祖司徒忠果

雄勇功臣習七世祖也曾祖希文崇信軍節度使祖寓武德大夫真定中山府路廉訪使者父時從義郎三世皆娶趙氏家開封祥符縣建炎避地著籍于明今爲慶元府居小溪鎮四十年矣君諱昭祖娶軒氏亳社左承議郎中美之孫子男四勝非辟疆去華棄疾女二長歸馮季參次未行孫男一女三君世爲名將至廉訪始以文采受知祐陵與樞密宇文公虛中雍帥蔡公靖游尤與寶學劉公子羽厚善劉公狀其行自謂急難之義天屬莫加也從義仕不顯而家學尤懿見于張公總得祁

之帖正字王公衡之銘兄弟終鮮承父祖之傳幼敏悟力學抗志高邁從義指物命題脫手成句見類書輒屏去曰此豫以不能待人者性端靜衣或數歲一澣繙書已熟若手未觸者舉動不苟絕無子弟過從義年踰四十得君篤愛之擇師以教日益秀發父子短檠相對至十餘載自爲知己出入不能相捨旣冠同客都下從義得疾委頓君憂惴願以身代旋即東歸竟至捐館執喪哀毀悲感行路母素嚴重家政至是益肅君亦敬事盡其歡心及疾革醫禱未效至刲股以進家人竊窺而後

知之喪葬俱備哀禮自以世襲衣冠未有以文發身者
扁其室曰觀行朝暮激昂期紹先志蹉跎至五十始慨
歎曰科舉之不致命也遂一意于義理性命之學舍後
築圃中闢一徑自號通村老子好爲古文尤工于詩平
澹敷腴不爲艱深之詞每曰工夫到處卻無奇特有文
集二十卷名通村遺藁丞相壽春魏公退處碧谿山中
之客惟雪窗張武子與君從容觴詠如裴迪之在輞川
也鄭黃中王德新龔養正薛清卿湯孫將諸君皆相與
爲文會酬倡之友致仕應君良弼一鄉推爲長者老而

益高君尤與之厚嘗銘其墓人以君爲應之亞匹云與
物無競不見喜愠之色每戒子弟勿與人辨是非待其
自釋又曰橫逆之來如在荆棘中徐行緩解而已禮法
自將不識公府以誠待人久而相孚內外無間言喜事
愛客客至趣備酒肴擷蔬買魚陶然徑醉氣同志合或
館致累日室無長物惟好古不衰先世遺書殘編斷簡
皆手自整比書尺往來有可觀者亦謹藏之筆札素工
稱其文骯髒高簡莫窺其際客去則取所聞見者劇談
示訓諸子不待出門而家傳充然有得也自卜葬地無

復世間意參閱內典旁接諸禪趺坐至深夜不動年纔五十有七而疾病垂絕猶大書偈語詞意超詣亦足以知君所存矣銘曰
窮亦樂困而亨奚其爲政不言而行惟卒不施以昌其詩江山爲助筆乃縱橫優游田里以得此生彼其憂于心而毀于後雖曰得志未知與此孰重而孰輕安氏之積厚矣非此其身後其有興者乎

朝奉大夫李公墓誌銘

太師史文惠公兩登相位其持論以求賢用吉士爲先

蓋其天資寬宏務爲忠厚家傳孝謹以此教子以此擇婿玉局李公剛定其一也公諱友直字叔益世家紹興府之餘姚太師爲尉與公之父游見公所爲文奇之又喜其端粹遂締姻焉公甫冠入上庠太師鼎貴公退然未嘗自言同舍有不知其爲丞相婿者其恬于勢利自爲諸生時已如此太師尤器重之既登科而太師再相孝宗垂意人物一日問太師子婿孰賢以公對卽除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時淳熙五年二月也有以資淺爲言者雖寢前命至七年再除始就職朝論翕然以爲

真吉士可謂冰清玉潤矣公會祖尚邕州太平寨主簿
祖竑從事郎累贈奉直大夫父梓承務郎累贈朝請大
夫妣茅氏贈宜人公幼警悟蚤已能綴文父祖奇愛之
稍長益自刻厲主簿學行爲里人所宗以貢入京師晚
纔得一官延師儒訓子孫孫曾四人踵入太學公最以
詞賦得名屢占上游首名薦書後以恩免舉將再上禮
部俄遭外艱乾道初試上舍中優等又丁茅夫人憂淳
熙改元該免省者五人公獨不就遂登二年進士第授
迪功郎明州慈谿縣主簿易太平之蕪湖未上而有勅

局之擢纔半載以修進條法事類特改承奉郎輪對便
殿進止詳雅敷奏明白歷陳救荒漕運附試三事孝宗
嘉納悉以付中書或諷公謁廟堂施行之公曰吾知盡
愚忠爾後議者立附試之額卒如公言同列序遷方擬
以容臺博士處公言者又以爲驟得旨外補丞相王魯
公諭使求倅謂杭則不失故步明則可以便鄉公止句
祠魯公深歎其遠識也九年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一年
通判婺州既至郡參正李公彥穎中丞蔣公繼周爲守
皆知公賢厚每事咨焉公外寬內明政務大體而略苛

細恂恂若不能言而從容裁決無不均當謙和樂易事
上官以禮雖不爲異亦不肯希意苟合惟是之從不可
干以私僚屬吏民敬而信之不忍欺也旣歸宦情愈薄
去國且十年未嘗以一字自媒于諸公居歲餘復求郡
丞遂倅湖州劇郡數易守公間行郡事輒稱治吏引例
卷以攝承當增俸叱去之一金不取也提刑陳公公亮
提舉黃公邁將列薦于朝公力辭之趙公不迹來守強
敏明察官吏嚴憚且謂公必不合公不改其度守爲之
降色辭公亦以吏師事之始終賓敬不可得而親疎時

人兩賢之後守至未煇席劾去外臺怒未釋偵邏日至
符移旁午先是郡有舊胥爲守家吏與之俱來已而頗
肆籍其家得守與其壻數書戎官將發之公曰何忍發
私書以墮人于險乎亟焚之止械其人以前使者聞之
弗罪也後窮詰之守果無預事遂白微公幾殆矣秋賦
多鼓譟之患公爲監試前期以訪鄉老具得其情爲之
區畫無敢譁者攷官以去取求決于公辭不可以詞賦
定取四人時預計偕者十一人獨此四人擢上第人深
服鑒裁之精也尙書程文簡公大昌舊爲司業素知公

嘗曰公澄之不清撓之不濁真淵乎似道者哉侍郎莫公叔光代公爲刪定郎嘗貽書曰公如美玉固未嘗掩瑕而純粹之至無瑕可指此平昔之所敬慕未易及也其爲名勝所重如此慶元改元制曾兩任通判者方許拜州曾經擢用者方許除職事官交親趣之起勉至脩門謂公必留而一造相府卽以小壘自詭丞相余公謂何取之廉耶許知臨江軍命未下已謁告歸矣五年夏以疾求閒甚力今左丞相京公意謂憚遠委曲勉諭旣不可回又爲之易廣德且諭公曰地近事簡可以臥治

毋惜一行也時廣德守已得祠需公之至公謂求閒居而得便郡辭遠次而就見祿君相之恩誠厚非本志也復申前請改成都府玉局觀後兩月疾益侵求致其事竟以其年八月乙亥卒于正寢享年六十有六積官至朝奉大夫賜緋衣銀魚史宜人有賢操先二年卒蓋宜人朝祥而公以暮捐館舍人尤哀之子四人曰賡曰康迪功郎婺州浦江縣主簿曰庸曰康以公遺澤補官賡庸皆蚤世四女長適迪功郎臨安府新城縣尉趙師固而卒次適修職郎監紹興府和旨酒庫史實之實之亡

矣餘在室孫男三人該將仕郎謚謝女一人諸孤將以六年九月辛酉葬公于縣之蘭風鄉新湖劉公隩之原合于宜人之兆嗚呼公金玉人也簡淡無嗜好經學遂于二禮屬文長于駢四儷六間爲人草箋奏談笑成篇初若未始經意詞旨明切號爲得體他有碑志銘贊等出輒爲人取去無留藁公旣沒僅哀二百餘篇藏于家詞氣雄渾似其爲人字畫道美鄉有石刻必求焉凡公所長不以自衒也性至孝祿不及親終身以爲恨故于族黨恩意有加訓子若弟示以趣向使自知勸誘掖後

進絕口不言人過杜門卻掃或十餘年不至城邑令佐歆其賢多就見之清修謙謹無賢不肖一接以禮犯者不校不見喜愠之色故哭公之喪者無不盡哀里閭耆穉亦咨嗟痛惜謂無復見若人矣康少而幹蠱卽委以家事俾毋闕我築堂曰竹隱一丘一壑不啻自足多焚香默坐得喪榮辱不以介懷疏財喻義不事生產而趨人之急成人之美恐力不及旣無德色或莫之知也先卒一月忽告二子曰吾以進士起家仕至二千石將以善終無可憾者遽屏醫藥至屬續無一語亂膚色溫潤

竟日無小異家人幾不忍斂顧非寡欲積善之效耶鑰
父子出入太師之門識公甚久既又同朝婦王氏之姪
歸康與鑰之次子實爲僚壻稔知公平日大槩故康來
求銘康謹愿克孝濡染有自來嘗薦漕臺進學不已是
能世其家者銘曰

溫良恭儉先聖規撫門人從事有無實虛猗歟李公渾
金璞玉終始如一慊不自足施于有政如古循良進稱
于朝退淑于鄉云胡不弔喪此吉士慶必有餘昌爾來
裔

吏之慢令者忤同事意尋遭論罷公之仕進自此齟齬
矣十年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後知江州再知通
州俱不赴凡三授祠祿至慶元改元始爲兩浙西路安
撫司參議官秩滿知復州四年赴郡古號竟陵廢置靡
定旁枕襄沔地卑水匯間三四歲僅一熟富商歲首以
嗟茗貸民秋取民米大編捆載而去公至首訪民瘼嘆
曰種未入土民已無所告糴可無以處此乎騰書帥漕
借所儲粟禁止商販又廣爲收糴之計倉廩充實邦人
賴之野曠多盜重爲民害公分置鄉兵部分嚴整犯者

痛懲以法盜爲引去期年公感未疾視事不少懈未幾
寢革遂以五年十月辛酉卒享年七十有一積官至朝
請大夫娶周氏朝議大夫奉先之曾孫視永嘉先生行
己爲大父行少公一歲先一年二月甲午卒封宜人男
三人燭通仕郎旣冠而亡次烜燠俱以公任補將仕郎
女三人孫一人埴當授公遺澤孫女二人公蚤歷艱苦
忠簡晚旣貴家事賴公經理性介特不好華飾圖史之
外他無長物通經餘暇諸子漢晉唐諸史鈎奇撮要手
自抄錄所爲詩文盈帙簡古邃深今藏于家旣登仕版

吏之慢令者忤同事意尋遭論罷公之仕進自此齟齬
矣十年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後知江州再知通
州俱不赴凡三授祠祿至慶元改元始爲兩浙西路安
撫司參議官秩滿知復州四年赴郡古號竟陵廢置靡
定旁枕襄沔地卑水匯間三四歲僅一熟富商歲首以
嗟茗貸民秋取民米大編捆載而去公至首訪民瘼嘆
曰種未入土民已無所告糴可無以處此乎騰書帥漕
借所儲粟禁止商販又廣爲收糴之計倉廩充實邦人
賴之野曠多盜重爲民害公分置鄉兵部分嚴整犯者

痛懲以法盜爲引去期年公感未疾視事不少懈未幾
寢革遂以五年十月辛酉卒享年七十有一積官至朝
請大夫娶周氏朝議大夫奉先之曾孫視永嘉先生行
己爲大父行少公一歲先一年二月甲午卒封宜人男
三人煥通仕郎既冠而亡次烜燠俱以公任補將仕郎
女三人孫一人埴當授公遺澤孫女二人公蚤歷艱苦
忠簡晚旣貴家事賴公經理性介特不好華飾圖史之
外他無長物通經餘暇諸子漢晉唐諸史鈎奇撮要手
自抄錄所爲詩文盈帙簡古邃深今藏于家旣登仕版

又再薦于外臺四上禮部竟不偶中間困于煩言才不
得試孝宗簡記擢守九江亦不果出卜築謝池陶然自
樂終不見戚戚之色家傳有自來矣宜人幼穎悟嫁時
公家尚窶相與刻苦以奉忠簡閨門無間言善相其夫
者也二子將以六年十月甲申奉公及宜人之喪合葬
于縣之吹臺鄉西山法濟院之右來求銘鑰于公家爲
有連歲在癸未與公之弟尙書公春卿爲同年進士獲
拜忠簡下風迨官勅局公之季弟延卿爲寮公方丞外
府居又比鄰客授公鄉後又假守昆仲偶皆家居春卿

同列從班公入議幕交情事契日益加厚公之在復春
卿以華文閣學士守鎮江延卿爲濠州伯兄之子晦之
爲泰州一門四郡守諸孫秀發人皆嘆忠簡君子之澤
夫何公與春卿繼卒于郡遠不能致束芻而駭悼實深
故不得辭而爲之銘銘曰

忠簡深醇求之古人位嗇台輔望壓薦紳君承義方蚤
入太學嘗顯于朝卒困流落復政未報而乃忽焉哀哀
介弟相隨九原君子之澤其流未已我惟銘之以詔孫
子

攻媿集卷一百四

艾也盛哉君樞密之子也諱浚字堯翁世爲明州鄞人
今爲慶元府曾祖簡祖詔俱贈太師冀國公曾祖妣葉
氏祖妣徐氏皆冀國夫人樞密諱才嘗任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官左朝奉郎致仕累贈金紫光祿大夫
妣孫氏封齊安郡夫人累贈大寧郡夫人樞密以紹興
二十四年歸休三十年致其事奏君將仕郎授右迪功
郎監潭州南嶽廟以便養三十二年丁樞密憂服除引
孝宗登極恩循修職郎再奉祠乾道六年調福州古田
縣尉九年文惠公帥閩以避親不赴崇憲靖王知明州

辟爲定海制置使司準備差遣淳熙四年秩滿關陞從
政郎用舉主改宣教郎知紹興府新昌縣十三年差權
通判婺州十六年光宗覃恩轉朝散郎紹熙五年今上
覃恩轉朝散大夫餘以年勞積官至朝請大夫嘉泰元
年引年致仕三年九月旦卒于家享年七十有五嗚呼
君年三十而得官歸自婺女纔六十有三已無復宦情
其見于施設者止新昌婺女兩任而所至聲績可紀其
奉親立身處家居鄉又皆以古人前輩自期是亦爲政
豈虛語哉樞密之歸君已壯矣謂君曰吾之進退固自

無歉第郊恩不能及汝耳公拱而對曰大人方欲全晚節豈當以某爲念樞密喜曰吾姑試之而氣貌泰然足
以成吾志矣參政李莊簡公守永嘉樞密爲簽幕待遇
極厚君方就傅附學郡齋每旦必束書以俟戶外寒暑
如一李公奇愛之樞密赴餘杭君侍大寧次長安康時
有數百艘相持旬餘公猶總角爲之登岸處分使往來
之舟以敘而行己舟獨殿不日遂通樞密被召將行吏
有以白金遺僕夫者公侍側奮然曰是將汙我當發之
樞密喜曰吾兒可謂清白吏子孫矣性篤孝大寧旣下

世樞密年益高父子相與爲命娛侍左右藥非親嘗不
進未食不敢食執喪盡禮旣葬結廬其旁捨城居而家
焉致敬家廟旦旦集家人拜謁風雨不渝蔬菜之屬未
薦者弗敢嘗祭祀備極誠潔滌濯烹飪必躬必親將奉
祀則衣深衣以寢諱日先期齋素哀慕涕洟如始喪生
朝不爲宴樂在官吏民無知者同氣惟一女兒適周氏
事之甚篤見其卜居以金谿別墅遺之制幕例得傲直
君曰吾有先人之故廬在僕從亦以鄉曲不當用悉辭
之魏王來鎮君以職事迎謁境上典客謂當庭拜君曰

此必非王旨揖而出王首以此見重遂被論薦將校捕
海寇幾百人吏欲逮治匿贓事君曰彼出死力得盜以
贓爲賞亦不爲過若以屬吏是爲賊報仇也誰復用命
王爲寬之皆感激盡力海道亦清幕寮蔡君大成廉明
有守或汗蠆之將寘于法君力辯其非辜及出又厚爲
之禮東錢湖積葑膠轕王欲開治之有請于朝欲給錢
穀及設醲賞且以屬君君引嫌以不敏辭又白王曰今
爲民興利所費非不多水軍有舟楫畚畚之屬儻優給
軍士當必樂趨第嚴爲紀律毋令擾民足矣請列杙岸

旁取葑積之日久自成隄矣若屬之官吏必致煩擾民
疲于奔命吏急于言功止得目下瀰漫可觀根蔓不除
適滋後害爾已而皆如君言始至新昌待制朱公熹時
爲提學一見如舊卽以滯訟委之天台有王烏頭者中
產之民以析戶交訟三紀矣案牘山積君盡召其黨諭
之曰至親終訟未有不破家者我非不能處斷一有勝
負汝必將復訴詞意願款察其感動遂與酒肴使交相
悔謝明日俱拜庭下曰今不復訟矣朱公深爲器重自
是親戚有訟率以此處之或使之拜起揖遜于前而去

得罪于父母者輕重亦惟父母之聽曰吾盡法則傷恩矣由是無不感厲自新蓋平時鄉鄰有失孝弟之義者必諭之以禮曉之以法不悛者或媿辱之感悟則與以酒食之資使其奉父兄之歡乃已其有暴戾恣睢狠于鬪冒于貨者亦誨之諄諄俾歸于善故見于政者專以風化爲本也君子催科不擾而集嘗曰寬之于粒米狼戾之時而迫之于半菽不給之際是罔民也乃爲之曉諭謂及今不卽輸納將來不免追催諒勤周悉無慮數百言讀之者雖頑鈍之夫亦知感悟租賦不待促而辦

部使者至以移示旁邑至今邑人猶傳誦之邑在山間異時趣辦役夫以稱過使客近鄉之民一月或至數四君令鄉各置籍據籍點差出歷爲信自輦輸官物之外一無所役三年間戶不過再及之遠者或終不及也大谿自天台而下溉田甚廣舊有隄以障狂潦而善壞幾無寧歲君曰人力不至爾出官錢屬耆老督民修築民競勸趨其他陂埭經君修繕者無不堅久鄉吏銷鈔不以時遇有點追擾及已輸之民者多矣君深慰勞其人問其道里期會之費官爲還之罰吏金以償官吏困于

輸金其弊遂絕有士與民訟田君謂士直而牘未具士復來謁君曰茲事已決彼當無辭今見諭則成請求之私移丞佐決之後無敢有私請者僧訟一民負錢至數百緡君疑之問民妻安在曰近鬻于人矣卽詰僧曰此人甚寡何屢貸之汝必私其妻妻鬻故訟爾僧誦又有訴僧寺殺其子而屍亡者君念笥蔽方盛此必爲盜被擒而竄爾責僧令尋訪而寬其期尋獲之一訊而服豪民以稱貸獲利倍徙償者無所出則以錢百萬獻于官公問錢安在曰散于民間官取之易耳君曰以此餌我

而欲自爲計也卽受其獻而列名及數悉蠲之無不稱快或殺人于野而未獲尉兩以他盜塞責君察其非是皆縱使去旣而眞盜乃見猶微服至其處覈之與獄辭合縣計初無百金之儲而逋負以萬計君攷歲入之目窮蠹耗之原曰吏姦耳吾能裕之先是歲用一吏司出納號場典羣吏表裏假貸爲姦君使日一易之凡一日之人暮歸諸帑久而寢饒曰此理官錢法也規模旣立上下寢以相安再歲所用益衍重門頽圯衆以爲請區畫自出一物不取之民有與官爲市及就役者加與之

庸直有獻木者君曰官自足用此汝先壘中物或與族黨不平將假手于我耶卻之先嘗籍諸鄉之盜日餉之而拘焉民間無復犬吠之警旣數月相率而訴曰某等失業爲此然朝暮惕恐未嘗得飽食安臥如今日也各已知悔且望少寬許其日就傭役夜必歸宿及是皆執役于官元夕落成棟宇華煥鄉民不知有役咸聚觀以爲神縣庠久敝欲新之而前迫于民業一徑幾不容車馬君謀闢地或曰其家富饒未易得也君召與議卽以爲獻厚償其直于是面勢軒豁新殿廡列棨戟觀者喑

曰吾邑文風其昌乎其後各薦書取儒科者相踵元日爲敘拜禮衣冠畢集爲陳尊俎設介僕敘長少獻酬雍夷無敢譁者且曰鄉飲之禮昔固嘗行之未有濟濟如此者耄穉皆相與觀禮焉君資明而健決兩詞至前情僞立見書判數百千言反覆切當每日久訟廢業實官司不決之過惟詳盡不可轉移則安居矣故一經予決雖宿姦巨猾無復異辭及君將去念一任所決滯訟幸無翻訴吾去之後猾吏或爲姦利則貧弱必受其害乃許請斷由以備于是請者日至一一給之或感泣者曰

令君爲我長慮及此真父母也咸請立生祠君力止之
旣去民知其不可留扶老攜幼前期出境數十里俟
于水濱泣且拜曰不復有此知縣矣婺遭大水溪南之
民登屋緣木以避者數千計守倅乘陣君首募善舟者
救之令曰活一人者給錢五千竭貳廳之蓄繼以私帑
到者分處官舍旣飲食之又列炬通夕以男女混處恐
其淆雜也人尤伏其慮深盜入民舍覺而遁隱于桑間
主人訪求盜投以石幾中主春以矛盜墜而殞吏以盜
徒手受矛當主人以殺人之罪君詰之曰石非仗乎雖

非所持然中則主人死矣閭中偶傷于刃此爲登時勿
論可也守不能決交讞以上棘寺卒從君議有毆傷保
辜限日未滿而殂者吏坐毆者以重辟君已知傷者能
邀于市飲啗自若偶以宿疾發而斃再訊如所聞吏民
驚伏蓋于獄事尤留意深思以得其情平反如此等者
非一也婦人有欲棄其夫者誣舅以私舅不承而死于
獄吏白無所攷證守將從婦君曰使其有之亂倫之罪
固不爲輕使其無之厚誣其舅亦當反坐舅由此以死
婦可已乎聞之憲臺遂坐婦罪里婦獨處惡少譴之不

從夜詐稱夫歸婦痛無以自明泣告其夫而縊君聞而爲葬之表曰義婦家罪其爲詐者君之莅政多此類嘗禱雨于龍潭冒險親至其處肅然若有所感雲出湫中得神物以歸陰雲隱隱及郡而霈然作邑時凡禱皆應如此豈人力哉守旣行而新刺史之兵百餘人未知所歸君使盡集于庭探籌分管隨卽帖定三易郡將備盡禮敬事有利害必力爭事已和好如初君在州縣一時監司帥守多名公相知甚深然不爲苟求終無有以姓名薦達者恬于仕進改秩之初文惠公在經筵欲以請

于孝宗而君辭焉曰未更吏事且欲字民以行志耳晚年閑居歲久祠祿亦不復就廟堂聞其廉退亟稱之以厲躁競者山居蕭然基酒自適不以一事至公庭鄉之太守或欲見而不可得居官以廉節自厲俸給之外凡有例者皆不取用度一切取贍于家歲計僅給均爲十二每月一出之效東坡段作三十塊之說不治產業凡貨利之事未嘗爲也好仁樂施聞親戚之貧乏者以濟之喪不能舉女不能嫁多爲成就爲梁以濟涉解衣以蔽寒塗潦者予以笠屨年凶則爲粥以餉餓者疾疫之

家既遺以藥至量其所食昏暮潛送其家不使知也親見義役之便民及歸見鄉鄰有以爭役破家者君謂受役之害小爭役之害大勸率爲之爲請于邑大夫力主其說今賴其利焉近山有虎樵牧失業者幾月募獵者許以厚賞獵具入山虎亦遁去晚益嚴重端莊守禮語不輕發居不雜交親朋有過面折之有一善則獎借勸勉如自己出取司馬公家範書儀約爲冠婚喪祭之禮行于家子弟有惰容必正色以臨之童穉笑語亦不敢妄衣服器用不追逐時好家人俱不敢爲華靡之飾或

見之則嘆息世態之薄也嘗在衆中服布衣鄉先生沈公銖笑其激君曰某不知其爲陋也淡然一室無他嗜好惟取禮記檀弓學記中庸大學祭義祭統儒行表記等篇通鑑唐鑑朝夕從事尤篤于教于招延名士宗族子弟之願學者皆預勉以修身之要不徒望其取青紫也長子中第又二子入太學未嘗以爲喜蓋所期望者不止此夜課童幼語孟爲之講大義每曰雜誦之聲賢于絲竹遠矣莊談楚帙深究理趣病中區處家事秩秩有條醫至嬉笑待之呼諸子曰我無所憾惟汝祖隱德

實行太史紀載甚略我死則汝輩不復知矣口授數千言既革神觀愈清自書一頌尤爲曠遠又書二紙戒毋受賻贈大略言生無益于親故歿可擾之乎仍戒毋用緇流既畢盥手炷香奄然而逝其視死生真若旦晝耶君娶舒氏御史中丞亶之曾孫先君十四年卒贈宜人孝敬誠篤四德全備樞密方爲國子監簿宜人未嫁而樞密超遷臺諫大寧喜曰此婦其昌吾家乎未歸登政地歸享上壽康寧宴衍宜人未始一日不在側也大寧性嚴事之至謹遂信愛之樞密久未有弄孫之樂宜人

請君置妾君曰設心如此何患不昌旣而得子今茲蕃衍蓋不如忌之效也新昌相傳有白虎神爲祟吏言請避正堂君弗顧宜人亦曰何物小鬼敢據公宇乎不爲動而亦帖然族妹爲邑士之室始至遺饋之及歸則與之酌別中間不時求見則謝之果有私請也在官未嘗問栖外事俸入亦不舉知其目君之清德所助爲多凡君所爲極意奉承君待之如賓言必稱名有出入宜人必攝衣揖之子婦侍側雍雍如也待婢使未嘗譴怒詈言不出諸口衣必澣濯不事珠翠綺綉之飾年纔五十

有七卒于婺之官舍葬于陽堂鄉包家山之原子男五人彌遜迪功郎紹興府蕭山縣主簿彌迴迪功郎新台州臨海縣主簿彌遵先卒彌進將仕郎彌逮太學生女二人早天孫男十三人麟之中之介之舉之希之輩之阜之常之準之昇之葬之葬之女九人在室諸孤將以十二月壬寅奉君之葬合于宜人之墓來求銘鑰託契非一日君之清介實所難及諸孤錄君行實甚詳且其施于政者皆可爲後法又自言其母之賢尤痛其早沒懼無以顯于世願併書之故爲具載而系以銘用

慰孝子之思云銘曰

史氏之賢德惟邁種衣冠之盛輔相我宋君生而秀弱不好弄父兄濡染以義折衷比宰百里始見于用廉白照人輕徭清訟人皆望君夷庚飛鞚僅乘貳車其退甚勇平生介然晚益嚴重閨門自養無所修綜潭府不居歸侍丘隴家廟時享極其欽奉動循禮度周旋勉中閨門化之無敢奢縱屏絕聲樂喜聆雜誦謝去機事志甘抱甕力行所知不牽于衆誰毀誰譽終不爲動老成云亡鄉黨所痛君則了達如幻如夢我方臥痾向風一慟

詩以颺之後人其諷

太孺人蔣氏墓誌銘

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此栢舟之詩所爲作也女不事二夫古之道也共姜獨見于詩則知是時必有不能守者而況後世然共姜亦惟知守義不聞他美若從嫂太孺人蔣氏真有共姜之節而婦道壺彝則又過之其可以無紀乎蔣氏世著籍于明之鄞今日慶元府曾祖諱侃隱德不仕鄉里稱長者祖諱浚明贈金紫光祿大夫父諱琉朝請大夫贈

宣奉大夫妣宜人周氏贈碩人方孺人兒時有善相者謂他日必領百口旣歸于我寔伯父揚州諱疇之仲子也諱鏜字仲宏紹興十五年伯父提舉福建市舶從兄以疾卒于官舍兄資孝謹事親主于敬接物謙和遇臧獲亦未嘗失色伯父宦未達產薄累重或至乏食上不以病二親下不以語妻孥經營彌縫以盡其歡間輟口腹以與兒輩猶嘆曰人多不能報上但知報下爾壯益進學屬文舊作止存一二手抄書皆有楷法雖米鹽細事亦然在泉南嘗受詩于柯先生宋英先生亟稱之伯

父與恭人馮氏尤所鍾愛哭之甚哀孺人年纔二十有九一女六歲居長四子幼者生始半月時二兄一弟皆在仕途所生母楊氏太安人真欲奪而嫁之舅姑亦不能必其留也其伯父中奉璿諭之曰守志固美行顧汝年尚少能自保乎泣謝曰相待如賓誠所不忍抑不如是諸孤何以自存卒不爲動揚州擁麾持節歷十餘年所在隨侍雖舅姑存撫備至兒女子羣居間有人所難處者一切安之而婦職愈謹歸自維揚恭人得疾就醫于京口一力奉藥餌非親嘗不進臥起必俱旣卒執喪

盡禮歲在辛巳揚州以廩橐均付子舍用稍裕矣卽戒諸子曰父葬未安而當遷汝曹俱壯而當娶異時長穉猥衆何以待之吾性儉約有素汝其毋徇侈習衣食之餘銖積而寸累之後數年由奉化之長汀舉從兄之柩改葬于松林鄉報國山祖妣魏國夫人塋之右求姻家邁峯侍郎周公綰爲之志諸子遂以次授室將析居默禱于先日未亡人願守故廬也果得之廳宇不改餘皆一新視舊不敢加瀕湖仍存風月閣之號謂家法子孫所當世守命鑰大書勤儉二字扁于正堂揚州略用范

文正公義莊規約以贍宗族之不給者孺人思有以增益之戒諸子及從子節他費遇稔歲則儲其贏今有端緒焉延慶寺有十六觀堂禮長懺僧未免乞食揚州欲賣田贍之始捐百斛孺人復用四十萬錢以酬先志且爲揚州立祠得龍眠李公伯時所繪五十三善知識于故家置廣慧寺中有以乏告隨力周卹蓋義所當用者大率不吝至其自奉則衣雜布素不事華飾纖粟不輕用也諸子少小蒙訓夜坐則諄諄然語昔者嫠孤艱棘與夫處己治家事上撫下之道一燈明滅泊如也每言

今衣食登足不惟汝曹享其成我亦何力之有僅知守而勿失爾故凡牟利稱貸等事未嘗過而問惟計所入而蓄其出磨以歲月而至此亦不復詳記多寡坐總其凡諸子幹母之壘無敢欺者子若孫今已九房孫曾誥誥時節上壽斑衣滿前遂成大家和氣浹洽終孺人之世百口無間言內外姻戚莫不歎仰以爲古之烈女無以過或謂節約已甚者至是皆心服焉然終不以此自滿時以手加額曰非舅姑之賜不及此故于諱日及家廟香火四時祭享必躬親之孀居幾六十年執禮益恭

吾母大寧郡太夫人間一過之奉之如姑未始少失禮于上下前數年嘗至奉川凡樓氏蔣氏松楸一一躬拜之曰吾老矣恐不能再至也病中不喜服藥區處家事甚詳且謂家人曰汝既不能留我吾亦不復戀汝勿爲哀毀能保家如今日足矣戒喪葬毋侈以高侍郎夫人爲法嘉泰二年四月辛巳終于家享年八十有六男子長曰淵承議郎知婺州浦江縣賜緋魚袋仲曰源皆先亡叔曰洪季曰深國學生女歸故承議郎太府寺主簿周元卿孫十三人椅國學生桐國子進士棣梓榛枿棋

槐植根稅櫛枿俱業儒桐梓棋槐植先卒女九人兩浙轉運司進士趙嘯夫從政郎新差監行在太平惠民和劑局趙師固宣教郎建康府溧水縣丞趙善潼國學上舍生宣縉高保孫吳標之國子進士趙汝括皆誓也二未行曾孫六人儀伋儲儒儼女六人俱在室明年將奉孺人之喪以十二月丙午附于從兄之墓淵旣陞朝贈父至宣教郎孺人先以高宗慶壽恩被封孺人壽考康寧安享備福如相者之言而子孫亦復多故淵最爲可哀蓋其資稟有父之謹承母之訓而又充之以學問

文辭蔚然鄉評甚休歷五任所至以賢稱職事無不辦
受知于名公而未嘗一與同寮相忤行己無毫髮之玷
此宗族之所痛而況母子乎然孺人之喪洪深率婦孫
哀禮俱至孺人爲不亡矣銘曰

女教不興彤史無稱猗歎孺人婦道備成執節守義固
女子之高致處事善斷幾烈丈夫之所不能蓋孟光之
潔顧婦之清軻親之嚴篤陶母之賢明殆將兼而有之
何止乎繼柏舟之名耶

從妹樓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樓氏名某字靚之曾祖常左朝議大夫累贈金
紫光祿大夫祖昇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累贈少
師父琚右朝散郎世爲明之鄞人母安人陳氏朝散子
女最衆及娶嫁者男五女六而家訓素嚴紹興二十三
年知紹興之新昌縣夫人于是年十有八矣謹擇所歸
石氏爲邑中衣冠名族有娶吾鄉金川馮氏者其子曰
文朝散曰馮亦吾外家而又知文之賢遂以歸之文字
時亨生未晬而孤所生母太孺人某氏相與爲命忍貧
扶持備嘗艱棘人視之蔑如也得夫人而家寢以立夫

人性資曉慧容止端莊幼閑禮度動有儀矩尤勤婦功且精其能既歸石氏仰奉其姑謹相夫子一以儉約職中饋事婦姑相安慈孝兩盡若親母子相處四十載怡愉如一日太孺人舉家務付之年未侵而身得優逸遂以上壽被慶典之封加賜冠帔以華晚節時亨有志古學結交多名士客至則酒肴不待需而具或游他郡從師友一不以俗務嬰拂之策名薦書賢譽日聞而夫人亦有內助之稱焉時節烝嘗必躬必親嚴潔精專至晚不倦石氏族黨最盛夫人承順上下皆有禮而恩意加

之遇有慶弔率先而往無不敬歎時亨尉羅源道遠單騎以行夫人與家人奉姑尤謹有疾則調藥餌須臾不去左右既喪哀踊不勝棺椁衣衾既已豫備送終纖悉舉出其手雖皆子婦之職亦云難矣時亨相待如賓夫人性剛氣直習聞論議以及死生之說往往領解慶元六年年六十有四聰明如少壯髮無斑白又素少疾病一旦以下利奄然如蛻既斂面如生兩手俱結釋氏印信爲善之報寔六月乙未也親黨哭之皆盡哀生四男子穉徠侗顯長先十二年卒次爲太學生二女子長適

里士黃日宣先八年卒次在室二孫順孫興孫將以嘉
泰二年某月某日葬夫人于仙桂鄉石谿之原耐祖塋
金紫之兆次時亨不堪悼亡之戚來求銘鑰諸父五院
猶記少時惟伯父洎先工部多鄉居兩家往來最爲親
密夫人與余齊年而後一月相與幾如同氣又念羣從
兄弟及姊妹五十餘人存者僅十數而夫人又亡矣時
亨復雅與余以臭味相好兩嘗過其家登飽山閣舉酒
道舊故如昨日至是不勝愴悼而爲之銘云時亨今爲
修職郎新嚴州桐廬縣主簿銘曰

夫出名門孤立無朋夫人相之家道以成事姑克終睦
族以禮子且有稱遽悲陟屺窆而求銘伉儷之情吾有
感焉引筆涕零

績谿縣尉樓君墓誌銘

先光祿有十丈夫子惟伯兄績谿尉生于紹興二年仲
兄嚴州生于四年至七年而鑰始生二兄愛鑰厚期待
尤遠視席相從有師友之義伯兄年方三十有二而蚤
世仲兄與鑰不堪手足之痛祭之以文有云左琴右書
一室環堵熒熒夜燈共幾寒暑讀者悲之葬送之餘調

護孤嫠不一而足仲兄不勝先公之喪五十而終鑰益
孤露上奉慈母以及二嫂下頌諸弟從子幸不失雍熙
之軌猶可樂也不幸丘嫂又亡矣哀哉兄卒于隆興元
年十月丙子以十二月庚申葬于奉化縣長汀先祖冢
舍之側嫂卒于慶元六年七月辛巳嘉泰改元得吉卜
于禽孝鄉白石里徐隩之原二年二月甲申諸孤遷兄
之藏以三月丙午朔奉夫人之柩合焉先葬泣以請曰
風滌不天父之葬不及銘今喪吾母忍死竭力以襄大
事惟潛德懿行叔父知之爲詳請併登之石鑰亦爲之

泣念吾伯兄抱負不凡不見于用不惟他人莫知諸弟
生晚亦不及知也欲無爲銘得乎兄諱錫字昭聲世爲
明之鄞人爲今慶元府曾祖常朝議大夫累贈金紫光
祿大夫祖异徽猷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累贈少師父璩
嘗權工部郎出知處州終朝議大夫累贈光祿大夫母
汪氏今爲大寧郡太夫人兄生而英發少長風姿灑落
從鄉先生游自力于學舉業之外哦詩結字遇其得意
警拔清新無不稱歎登覽勝地好風佳月必倡率儕輩
觴詠酣適未始虛度寓處室亦必隨宜增葺拳石泓水

昌陽蘭蕙芬馥秀穎而燕居其中間作墨戲小山叢篠
雅有思致及見杼山劉公墓用其人摹草書千文幾于
亂真又有幹才先公築室深入窮山取材董工身任其
勞疎財好義篤于親故恨力之不足宗族託以吉凶事
未嘗云難甚劇者亦談笑而辦人以遠業期之歲在戊
寅光祿丞溧陽以郊祀恩補將仕郎次年中銓選授右
迪功郎徽州績谿縣尉未赴今嗣秀王方守丹丘檄監
大田酒庫勤于所職檢柅弊蠹不擾而事集能令一方
之人惜其去詣郡乞畱未幾以小疾不祿使假之年其

自見于世者何止此而已耶嫂陳氏家番禺祖宗道父
克登政和八年進士科止于發運司幹官母太安人徐
氏新城名族膳部公偉達之女也無子生三女嫂其季
也光祿知烏戍鎮事從姑之夫吏部孫公邦亦新城人
與徐氏親厚以膳部之壻爲屬遂締姻焉素有母訓歸
而家人宜之嫁十六年而兄亡嫂方盛年幼穉纍纍長
女始及笄而吾家清貧又非今日比徐安人尚無恙欲
嫁之自以幼更多難又爾寡居命也奈何矢死靡他一
意俯育人已服其守義自爾斥去鉛華專靜勤約心計

精密銖積寸累五女遣嫁三子納婦雖次第成立而嫂
氏亦爲之早衰年逾從心猶執婦道姑嫜娣姒歡然終
身晚耽內典一絲不掛養痾自佚得壽七十有五中子
漱後七月而卒女長適蔣與求次適奉直大夫知南劍
州軍事朱軾次適迪功郎紹興府新昌縣尉兼主簿孫
逢吉次適儒林郎添差建康軍節度推官趙師潯伍趙
二壻及趙氏女亦俱亡矣孫七人曰棟年十三而夭曰
機曰械曰枝曰樾曰枚曰格孫女七人皆在室銘曰
嗚呼伯氏自立千仞齋志壯年其用勿盡變彼賢配厥

有高節柏舟自誓以汜同穴俯仰疇昔首尾四紀稱于
宗姻光于彤史徐喚之藏捨舊從新我爲詩之用啟後
人

第 35335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7

図書館 28

攻媿集卷一百五

攻媿集

卷一百五

陸伯焜校

字	號
SS 11 E	第
	第
	大
	號

趙

